

三 十 年 以 后

〔苏〕鲍·波列伏依 著

王 庚 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8.

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78年版本译出

三 十 年 以 后

〔苏〕鲍·波列伏依 著

王 庚 虎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20,000字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600册

统一书号：7203·054 定价：0.50元

目 次

致读者的几句话	3
前夕	8
游击队村	19
陌生的城市	24
往昔	28
今朝	32
回忆	36
沿着古代传说的足迹	44
怀念扬·什维尔姆	62
不容侵犯的村庄	74
盆地的建设	84
古老的捷特瓦,你在哪里?	91
同幽灵相会	96
职业是特务	105
最繁忙的一天	110
上帝退休了吗?	122

联欢会	131
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是不会死的	136
英雄人民的友谊	146
难以置信的会见	154
阿斯莫洛夫农舍	158
难道不是这样?	165
友谊之歌	171
又是一本采访笔记	175

就让

在战斗中

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

作为

我们大家

共同的纪念碑吧！

弗·马雅可夫斯基

致读者的几句话

三十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不过，为了阐述某一事件的真正价值，说明其动力，了解它的各种参加者的作用，特别是亲眼看到并估量它的成果，这段时间也就足够了。

三十年前，在希特勒占领的西欧中心，曾经爆发过斯洛伐克人民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馆中的全部文件都可以参阅了，许多生动的事实也已经公布于众了，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斯洛伐克人民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充满英勇精神的一页。

在那遥远的年代，红军在广阔的战线全面进击，迫使敌军节节败退。这条战线很长，正如我们军事记者喜欢描写的那样，它包括白海到黑海整个地区。当时在莫斯科，几乎每晚都可以听到礼炮的轰鸣。对于处在沦陷区或者被奴役的人民来说，这种礼炮声就是他们的希望之音。如同回声似的，人们的抵抗运动此起彼伏，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风起云涌。就连德国本土，也出现了反纳粹小组。

斯洛伐克当时是一个法西斯傀儡国，隶属于希特勒同盟。就在这样一个小山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真正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历史，如今正在被人研究着，并且还有著作问世。古斯塔夫·胡萨克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目击记》，就是这类研究性著作之一。作者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他的书是严肃的历史性著作。其材料殷实可靠，有重大价值，苏联读者是熟悉的。

只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就会很分明地看出，红军的每一次胜利，都激起了人民的战斗热情。由于地下共产党员做了巧妙的组织工作，而且进行了战术侦察，所以，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就显得效果巨大，紧张激烈。在国内各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都有游击队在活动。这些零散的组织，终于联合成统一的人民起义，以反对希特勒和由他豢养的法西斯统治者。

在人民起义的酝酿阶段，一些所谓的游击小组曾经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游击小组，是苏联游击运动总部，越过战线空投到斯洛伐克的。小组的成员全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转到苏方并同红军配合作战的斯洛伐克军官和士兵，则协同他们行动。游击小组以前曾在白俄罗斯沼泽地、乌克兰草原上、伏尔加河上游森林地带打过游击。他们把自己在游击斗争中的战斗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斯洛伐克的兄弟们。

我作为红军的一名少校，被《真理报》派往乌克兰第一战线任军事记者，有幸参加上述一个游击小组，被空投到斯洛伐克山区，因而成为发生在战线彼岸的著名事件的目击者和参

加者。在此之前，我已目睹过许多次伟大的战役，报道过德寇在莫斯科城下的溃败，经历过斯大林格勒血战和库尔斯克激战，参加过强行横渡第聂伯河和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这次战役在民间传说中，被誉为“第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尽管如此，当我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山区时，游击队活动的盛况仍然使我惊叹不已，而且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人常说，战士总是喜欢缅怀往昔的战斗。人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多么想再去走一走游击队曾经走过的小路，看一看我的那些老战友和我曾经呆过的城市和乡村，站在烈士墓前凭吊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啊！我不仅渴望着旧地重游，而且还思考着一个问题：这次英勇的起义，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什么。它是以庄严的形式开始的，却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次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同我谈话时，就曾把它称做“乐观主义的悲剧”。

这个愿望终于有幸实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现担负斯洛伐克作家协会领导工作，他也参加过那次起义，答应为我组织这次旅行。于是，我便在起义纪念日前夕，飞抵斯洛伐克。共和国为迎接节日已装饰一新。空气中洋溢着往日起义的精神。高楼的墙壁上，电线杆子上，山顶上，到处可以看到纪念性的缩写字：“CHV”^①。放得很大的旧照片，再现了熟悉的面孔，战斗的场面，战役的情景。在这种节日前的气氛中，我同

① “CHV”，即Словацкое народ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斯洛伐克人民起义）。〔译者注〕

我的战友安德烈·普拉夫加——诗人，人称“起义歌手”，开始了这次旅行。路程从小山村巴拉察开始（在八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好不容易才在这地方着陆），经过许多乡村和城市，到游击队的机场“三棵橡树”终止（我遵照前线指挥部的命令，乘德国俯冲飞机“IO—37”，带着斯洛伐克的标志符号，从这里返回）。

和我同来的，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节日那几天，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都是起义的老战士，随同巴托夫将军的代表团飞抵这里。于是大家一起参观了纪念地，观看了旧日的新闻照片，回忆起现今还活着的和已经牺牲了的同志。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班人也都老了，缅怀往事，大家仍按游击队的老习惯，互相称对方为“小伙子”、“姑娘”，殊不知这些“小伙子”、“姑娘”都已儿孙绕膝了。那几天，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我在这本书里将要叙述的，是我此次故地重游耳闻目睹的一切。三十年过去了，在这个曾经是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山国，都出现了哪些新事物？为我昔日所熟悉的城市和乡村，都有哪些惊人的变化？这就是我要告诉读者的。如果我的目的达到了，那我得衷心感谢我的斯洛伐克朋友们。他们是作家留多·泽林加，弗拉多·扎普卡伊博士，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区委书记米绍·科格良瓦。这些热爱自己故乡的人们，对斯洛伐克象对自己的家一样熟悉。我的斯洛伐克之行，从头到尾都是由他们陪同的。我们每到一地，都忆起许多往事。为了核实某些事实，常常争得不亦乐乎。正是在这种核实和争论中，我了解到那次起义在这个地区新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

用，它不仅表现在文化和经济上，而且体现在人数不多的全体斯洛伐克人的命运上。我因此得出结论，斯洛伐克人民是真正伟大的人民。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亚历山大·丘玛表示深切的歉意。我大胆地引用了他的著作，甚至连标题也照搬了过来，只是略微作了些改动。我把这本书题名为《三十年以后》，是因为我觉得用这个书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我此次不平凡的旅行的意义。

前夕

……飞机在低空中飞行。天气好极了。透过舷窗，可以看到机翼下千姿百态的景色，犹如刻在模型上的图案一样：森林覆盖的群山，灰色的岗峦，岩石形成的峡谷，小河和小溪在山脚下流过，曲曲弯弯，一片银白。

这是旅客乘坐的普通的班机。旅客们有的读报，有的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还有人猜纵横字谜。我坐在舷窗跟前，眺望着群山美景。在朝阳的映照下，峡谷的褶纹看得清清楚楚。触景生情，引起我浮想联翩。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天，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

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我们乌克兰第一战线，正值准备新的、强大攻势的时期。左翼我军开至喀尔巴阡山脉后，停止运动，重新部署。铁路轨道重新铺好。敌军溃逃时炸毁的桥梁重新修复。每逢夜晚，在各条土路上，也加紧了运动。落满尘土的巨型卡车川流不息地奔跑着。弹药在不停地运输，后备部队在源源不断地补充。各种迹象使我们这些军事记者们不难猜出，这条战线正在准备一场巨大的、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战

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思考和准备的一切，在总部是不会有一个人透露的。想打听一下也不行。要是去问，准会受到嘲笑：嗨，你可真是乳臭未干啊！看来，战争没有教给你学会任何东西。于是，我们只好把中欧地图铺在地上，仔细研究，以猜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部的决策。我们都是这条战线的“老将”了，熟悉我们苏联元帅伊·斯·考涅夫^①的作战手法，他从来不作正面进攻，而是采用迂回手法，包抄敌人，说得确切一点，是形成钳形态势，进逼敌军。

战线在喀尔巴阡山前面展开。这里峰峦叠嶂，山头一个连着一个。即使在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要向山地进军，也是困难重重，速度很慢的。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可以凭险抵抗，还可以集聚后备力量，进行持久战。所以，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中，进攻部队总是困难重重。

一贯按照自己统帅方法行事的考涅夫，多半是同左翼友邻部队互相策应，绕过这些山峦，形成包围圈，把德军和斯洛伐克部队困在山中。我们猜想，大概战线将会这样展开。

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不同凡响的因素。侦察员从山那边获悉：在斯洛伐克，这个受教权主义的法西斯政

^①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考涅夫（1897—1973），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一次胜利勋章及其他勋章、奖章获得者。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西部和西北部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译者注〕

府统治，站在希特勒同盟一方的国家内部，一种迥非寻常的力量正在风起云涌。那里出现了游击队，活动十分积极。他们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效果显著。考虑到这种有利形势，乌克兰游击运动总部，便在夜间，通过战线，把游击小组空投到那里去。这些游击小组，每组十至十五人，全是一些惯于在森林中作战的士兵。一个个小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一个个游击队。他们占领村镇，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发回的报告中谈到，在斯洛伐克军队中，反希特勒的情绪日益增长。总而言之，一种不寻常的力量出现了。这一点，我们在此次战争中还从未看到过。

战线一片寂静，仿佛凝固在喀尔巴阡山前似的。侦察兵继续探听着消息。一些零星的小战斗不时发生，但规模不大，属试验性的。于是，我打定主意，想同一支游击队取得联系，飞往斯洛伐克，以便成为这一新的、不平凡的事件的见证人。我来到前线总指挥部，找到瓦·德·索科洛夫斯基^①将军，提出我的请求。他一点不肯通融：您到那里去干什么？新闻记者是过不去的。当然，那里的形势挺吸引人，是一种革命的形势啊！不过，您还是等以后再写吧。我不赞成您现在去。要描写这次起义，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

起义？我一下子被“起义”这个词吸引住了。那里爆发了起义！这是一种革命的形势。不，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

^① 瓦·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1946年起任苏联元帅。〔译者注〕

我又找司令员寻求支持。他还在加里宁战线时就同我熟悉，没准儿能够说服他放我走。参谋告诉我，元帅正忙着，而且心绪不大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见了我们。

“您是怎么考虑的？干吗要到那里去？”

不过，听我谈完自己的想法后，他情不自禁地也发生了兴趣。

“是的，这条战线暂时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可斯洛伐克的形势倒是蛮吸引人的。您的一双敏锐的眼睛，在那里肯定英雄有用武之地。去吧，乘飞机去。”他当即给总指挥部有关单位下达了命令。“您到那里去，肯定会受到鼓舞。证件和文件得留下来。姓名也得改一改。我劝您先到斯沃包达军团去一下，熟悉熟悉情况。”他们那里有许多斯洛伐克人。末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祝您成功。”

留多维克·斯沃包达将军指挥的斯洛伐克军团，以自己赫赫战功引起整个前线普遍的尊敬，现正部署在离国境四十公里处。从布祖鲁克到达斯洛伐克国境线，他们的路程还不算近呢。整个军团已经挺进了几千公里。他们渡过了多少条河流，进行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啊！

这个兵团，在它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特别营的时候，就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索科洛夫森林地带经受过战斗的洗礼。我有幸成为上述战斗的见证人。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尊敬并深深爱上了这些勇敢的、友好的朋友。他们是在我们苏联的国土上，为自己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而进行忘我战斗的。瞧吧，他们层层突破，已前进到离国境不远的地方了。

全军团上上下下，战斗情绪异常高昂，从人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巴不得早日投入战斗。斯沃包达的指挥部，设在一幢不大的波兰式的小房子里，附近有二十来个战士正在做着木工活和油漆活。他们在几根带有花纹的木桩上，用烧红的铁条烙出一个后腿弯曲、作愉快跳跃状的雄狮的形象，这是他们国家的象征。他们幻想着，当军团挺进到国境线那边时，就把这些界标栽在地上。

斯沃包达将军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还在索科洛沃战场时，我们就早已认识了。他穿一身军服，衣袖高高卷起，走出指挥部来迎接我。我们就坐在门口台阶上聊起来，他仔细听我谈了自己的打算。

“好吧，你先走一步。”他说。按照自己军官之间的习惯，他和我以“你”相称。接着，他和考涅夫元帅一样，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祝你成功！”

尔后，他把我送到侦察连，让我先“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他坦率地对我说：

“你知道，我真羡慕你。我多么想马上从这里起飞，只需一个小时就跳到亲爱的摩拉维亚^①土地上呀！……可是，不行，我们得从地上走。你已经看到了，战士们把界标都做好了。在山地战斗，可以说困难重重，敌人在前线部署的机械化部队是不少的……。”

① 捷克斯洛伐克在历史上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马达发出均匀的声音。飞机沿着航线平稳地飞行着，一会儿被云团包围住，一会儿又从云团中钻出来。坐在我身边的妻子，兴致勃勃地凭窗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女儿昏昏欲睡。下面即是斯洛伐克。往事如烟，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在大型客机设备完善的机舱里，电风扇送来了新鲜的空气，迷人的空中小姐给每位旅客分发着可爱的水果糖，而我想的却是另外一架飞机——“ЛН-2”着陆机，散发着强烈的汽油味，战争中最辛勤的工作者。机舱里只有两排铁凳子，面对面地摆着。降落人员分两排挤坐在凳子上，背上都背着降落伞，细细的吊绳拴在舱顶铝管上。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谁往下跳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吊绳就会及时挣断，不妨碍出舱。

坐在长凳上的，全是一些身体健壮、肤色黝黑的年轻人，他们经过许多次森林作战的考验，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了。其中有两位是斯洛伐克人，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反正后，从此即在红军中作战。他们二位都是骁勇的好汉。那一夜，机翼下是陌生的高山和河流，地形一点也不熟悉，而他们首先跳了下去。我们刚刚通过敌军的阻拦射击区，透过舷窗便看见曳光弹的闪闪火花。我们一行人才不管这些呢。大家长出了一口气，立即活跃起来。

我们唱起了歌。乌克兰民歌，白俄罗斯民歌，唱了一个又一个。甚至还唱了一首斯洛伐克民歌。这是我们在等待起飞时，刚刚学会的，所以唱的参差不齐。透过马达的隆隆声，机